

墨白 著

裸奔的年代

裸奔的年代
The Age of Streaking

花城出版社

原主为出版集团

裸奔的年代

墨白 著

The Age of Streaking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裸奔的年代 / 墨白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360-5414-1

I. 裸… II. 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3308 号

责任编辑: 颜展敏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889×1194 (毫米) 20 开

印 张 10.5 1 插页

字 数 21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那枯黄涂满秋日水渍的叶子
就是你暮途之中苍老的面容
那叶子翻卷着的焦躁的边缘
就是你渴望表达心迹的嘴唇

——墨白《向风诉说》

目

录

第一部：漫长的三天 / 001

1993 年元月 18 日 / 002

1995 年 12 月 3 日 / 035

1996 年 11 月 6 日 / 072

第二部：两个短暂的季节 / 105

1992 年春天 / 106

1998 年深秋 / 148

附录：道德的焦虑与生命的迷惘 黄 軼 / 190

——与墨白对话

第一部 漫长的三天
manchangdesantian

1993 年元月 18 日

我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从夜晚到白天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留在
这个天堂里
时间可以让你屈服
时间可以破碎你的心

——（英）艾力克·克拉普顿：《泪洒天堂》^①

冬季里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谭渔重访项县，来看望曾经和他相爱过的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叫锦，和谭渔现在工作的那座城市名字相同。十多年前正与他热恋的锦突然和另一个男人结了婚，这个痛苦的事实多年来一直深深地折磨着他，无数次的决心和计划终于促成了他的这次项县之行。

小城的车站往往给人一种寂静的印象。没有火车的时候，这里很少有人走动，红砖红瓦的候车室蹲在高高的用暗红色的石头包起来的高台上显得有些寂寞。现在谭渔闭上眼睛还能清楚地回忆起他第一次路过项县在项县下车时的情景。冬季的阳光刚刚越过一些赤裸着枝条的杂树把淡淡的光辉洒在站台上，这使他感觉到有一层暖意覆盖了他的视线，在开阔的车站广场上他没有看到锦的身影，这多少使他有些失望。锦，他在心里暗暗地

说，你真的这样拒绝我吗？现在他重新闭上眼睛来回忆锦的相貌，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锦的形象在他的记忆里总是模糊一片。他想，锦，你現在怎样？你的面容还是多年以前那样总是有些忧伤而动人吗？这些年过去了，你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谭渔不敢往后想，他睁开眼睛，窗外立在潮湿空气里的树木迅速地朝后退去，在他视线的远处出现了一片又一片灰红色的建筑，那些建筑在布满灰尘的玻璃后面变得模糊不清，在列车慢下来的速度里轻微地滑动。

谭渔看到有几个旅人站起来从行李架上往下取东西，他犹豫了一下在心里说，看看吧，下去看看她。他这样在心里说着开始往旅行袋里放东西。一只茶杯；烟和打火机；苹果桔子与水果刀；一本书——《往事与断想》。现在他已经像一个经常在外很有经验的旅行者了。在那一瞬间谭渔突然想起了兰草，接着他又想起了叶秋。这真是很奇怪，我只不过是下车去看看我的老同学，他忍不住苦笑了一下，我这是给谁说呢？给我自己吗？别说我自己，就是她们跟我一块又能怎样呢？他尽量地不去想她们，可奇怪的是他却想到了他的家乡，那片生长着绿色也生长着黄色的土地总像一个极大的背影使他无法摆脱，他隐隐地闻到了从自己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臭蒜气，这种感觉里的臭蒜气使他犹豫了一下。就在这时，他的目光穿过玻璃看到了那座常常出现在他记忆里的灰红色的候车室，列车已经真的抵达了项县。

站在项县火车站那座仿佛梦境里的建筑面前，谭渔突然意识到，一个人在过去所经历的往事很难在现实活里重现。他曾经许多次回忆起他第一次来项县时阳光灿烂的情景，他很想重新感受一下断隔了多年的阳光和心情，可是目前已经不可能了。灰色且潮湿的天气和飘洒的雪花更换了项县仅存在谭渔记忆里的某些印象，在季节的流失里项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楼层不高但风格很有个性的建筑向谭渔表明小城人在观念上发生的变化。平坦而宽敞的车站广场停放着几辆出租车，车的档次不算太高，可能来自韩国或者内地南方的某个城市，这些红色或白色的小轿车装点了项县的脸面。一位长发披肩但眼角摺满了皱纹的女人把脸嵌在车窗上朝客人们微笑，后来她看到了谭渔的眼睛，她似乎读懂了那双眼睛，她把手举

起来朝谭渔摆了两下，对走近的谭渔说，到哪？

女人的问话如同一片薄薄的冰突然滑进谭渔的思想切断了他的记忆，在那一瞬间他怎么也想不起那个他曾经熟悉的街道的名字。由于记忆的障碍，使他突然改变了自己乘车进城的想法，他说，很近，前面就到。那女人收住了她的微笑，她已经不再理他，她的目光已经探到他身后的某个旅客的脸上。女人那过于职业化的表情破坏了谭渔的心境，眼前的一切似乎离他十分遥远，变得不真实起来，他真切地怀念起那个仿佛十分遥远而又近在眼前的充满阳光的冬日了。他站在满是被寒冷所冰冻住的脚窝的广场上，看到阳光改变了某些物体的颜色，使那几家低矮的临时修建的小铺子更加具有立体效果。他十分渴望锦从某个饭铺里朝他奔跑过来，这是他站在候车室的台阶上迟迟不动的唯一原因，但他看到的只是从饭铺里散发出来的灰白色的气体和渐渐远去的几个灰色的背影。他注视着每一个散发着热气给人温暖的门洞，最后他眼前终于出现了锦，锦还是在学校时的那副穿戴，她修长的身影如同阳光一样驱赶着他身上的寒意，他看到锦朝他奔跑过来，锦在离他五尺远的地方站住了，她用一种使他无法忍受的目光看着他。谭渔手中的提包滑落在地，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然后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拥抱着她，他感到整个大地都在颤抖。可是一眨眼，锦就不见了，那个动人的场景只是他的一种设想，现在那设想已经被空荡的车站广场化为几分凄楚。谭渔咬了咬牙，提起行李走过冰冻的土地，把那些飘浮着热气的小铺子抛在身后。谭渔穿过一片两边长满了麦子洒满了阳光的田野，慢慢地接近陌生的项县。

最初映入谭渔瞳孔里的是一些旧式的建筑，那些建筑由于岁月和世事的剥离已经显得十分苍老，一根又一根曾经被涂染成朱色或玄色的门柱现在显得是那样丑陋而瘦小。这就是项县的历史了，谭渔想。锦的幼年就是在这样的房子里日复一日地度过的吗？阳光越过狭窄而尖的屋脊照到街道西侧的柏油路上，柏油路由于人们长期的行走和失修现在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样子，那些坑坑洼洼的路面和被冰冻的泥泞在阳光里闪闪发亮。锦的发辫就是在这样的街道上日复一日地走得越来越长的吗？锦穿着白底红花的布衫一蹦一跳地行走，书包一下又一下拍打着她那还不甚丰满的屁股。谭渔不由得笑了一下。他看到一位老人搬着一只矮凳从东边房屋的阴影里走

出来要到西边的阳光里去。西边房屋的出厦下面已经坐了几个取暖的老人，老人们端坐的姿态使谭渔感觉到那就是一些凝聚的时间，或者说是项县历史的一部分，他们一定目睹或经历了在项县所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比如十年前那家姓周的油坊失火。

姓周的人家居住在一条被项县的祖先们命名为大同的街道上，他们在后院的房子里偷偷地开起了油坊。油坊的主人是一个身材高大、沉默寡言的人，他白天到街道办的白铁社里去上班，到了晚上，就躲进后院的房子里偷偷地磨油。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女人，由于身体瘦弱她向街道委员会的主任请了长假，这使她在白天有更多的时间去料理油坊里的一些繁杂的小活，在她的身上，时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香味和喂养那头拉磨的驴子的草料气息。但是在秋季的某一天深夜，周家的后院突然燃起了大火，当那场噼噼啪啪的大火惊动四邻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周家夫妇都丧身于那场不知道原因的大火里。锦是在一个初夏的上午对谭渔讲述这个故事的，当时他们坐在那所他们就读的师范学校教学楼第五层的某一个教室里。教室里空空荡荡，只有他们两个人对面坐着，窗外操场上的欢笑声仿佛离他们十分遥远，谭渔痴痴地望着锦，锦单薄的衣服被窗外射过来的阳光所穿透，谭渔所看到的锦那成熟的乳房如同山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锦没有察觉到谭渔那如火的目光，她仍旧沉浸在那件凄惨的往事里。她说，没有人知道那场大火的原因。

你呢？那天你在哪？

姥姥家，还有我妹妹。锦停了一下又说，我姥姥住在县城的东部，那天半夜里我起来帮姥姥倒开水吃药的时候，就看到了那冲天的大火。那火光映红了一些房子的屋顶和灰色的天空，我就惊叫起来，我说姥姥你看，火，谁家起火了。姥姥坐在床上一言不发，那些白色的药片从她颤抖的手上滑落下来，她扶着我的肩，姥姥说，离这儿远吗？我说，不远，好像就在眼前。姥姥的双眼几年前就已经失明，她说，我咋没有闻见气味。我说，我也没有闻见。姥姥不再言语。那天夜里我一直依在姥姥的身边看着窗外的火光慢慢地淡下去。

你当时没有一点感应吗？

姥姥有感应。有一会儿姥姥对我说，锦，我心口憋得慌。我忙把茶水

送到姥姥的嘴边。当第二天有人慌里慌张跑来报信的时候，我姥姥就一头从床上栽了下来，我忙惊叫着去拉姥姥，那时她的手已经冰凉。

谭渔看到泪水从锦的眼眶里珠子一样滑落下来，他站起身，从兜里掏出手帕递给她。他说，别哭，锦，你别哭。他边说边靠近她，轻轻地拉起她的手。他说，现在不都过来了吗？锦，你别哭。他宽厚的身子横在锦的面前，锦把脸贴在了他的胸膛上，谭渔强烈地感受到从锦鼻孔里呼出的热辣辣的气息，他轻轻地把手放在锦的头发上，锦的头发光滑而柔软。他说，锦，别哭。谭渔透过窗子看到他的同窗们正在操场的阳光里风风火火地赶球，由于玻璃的缘故，那些跑动的身影变得恍惚而不真实，他同锦一样沉溺在悲伤里，他知道他从锦那里听到的只是那件事情的表面，有一些真实的部分还隐藏在现在他置身的这座小城里，或许就隐藏在这些在阳光里取暖的老人们的头脑里，这些发生在项县里的许多事件的见证人可能就知道其中一些最隐蔽的细节。谭渔在街道的阴影里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走到那些老人们的面前，他说，请问，大同街往哪走？

大同街是项县较为繁华的街道之一。街道两旁均是一些两层带有门面的起脊楼房，有一些灰色的房顶被许多灰红色的瓦松所覆盖，由于瓦松的生长直接影响了这些建筑的寿命，有些瓦片已经被瓦松的根顶起来开始脱落。在冬日的阳光里，那些瓦松从谭渔偶尔仰视的目光里一闪而过，他只注意到了一街两行的杂货铺子，那些杂货铺子由于刚才他和那些老人们的对话变得一点也不重要了，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构成了一条名叫大同的街道，他在这里要寻找的是一家砸白铁的铺子。那些老人在阳光里告诉他，就那一家白铁铺子。那些老人一同用苍老的目光望着他，有一位老人说，要白铁货吗？项县的白铁活就数大同街上做得好。谭渔朝他们微笑道，我不要，我来找人。

找人？你是汪丙贵的亲戚？

我是他闺女的同学。

接下来，那些老人们的话语就如同那个季节的风一样飘然而过，没有给谭渔留下太深的印象。按照老人们的指点，他穿过一条街，又拐一个弯，来到了那条他要寻找的街道。他匆匆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他把

一条街就要走完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那家在门口挂着用白铁做成的水桶为幌子的白铁铺子。随后他看到一个头戴黑色线帽的汉子，那汉子面朝街道坐在一条矮凳上，他已经把一张长形的白铁皮卷成圆桶，那只还没有桶底的圆桶不停地在他的手里转动着，汉子扬起的锤子不停地敲打在铁皮的上方，锤子与铁皮撞击的声音在灿烂的阳光里沸沸扬扬。他犹豫了一下走过去，他在白铁匠的面前停下来，他说，锦在家吗？

锤子与铁皮的撞击声消失了，谭渔看清了他的脸。白铁匠的脸仿佛一片秋日的旷野，在那里呈现出如同田埂般粗糙的面容，那面容上荡漾着一种类似丰收的喜悦。他说，你找锦？

是的。她在家吗？

她不在。白铁匠从矮凳上站起来，他一边擦手一边看着谭渔，找她有事？

我是她同学。

师范的同学？

是的。她今天回来吗？

回来，一会儿就回来。她打结婚证去了。

结婚证？

是呀，结婚证，我已经等了许多年了。

给谁？

我儿子。

白铁匠的话语像锤子一样砸在了谭渔的头上，他的头顶一阵剧烈的疼痛，有些站立不住，提包从他的手中滑落在地。

你累了？先到屋里去歇着。

我不累。

你从哪里来？

颍河镇。

颍河镇？哦，我去过，那地方我去过，同项县一样，靠河，河里有许多船。那一年我跟师傅挑着担子路过那儿，满街的石板路，一晃几十年了。那石板路我记得最清楚，当时我问师傅，这里没山没岭，哪儿来这么多石条？师傅说，用船从上游运过来的。

白铁匠的话语使谭渔仿佛又一次听到了锤子和铁皮撞击的声音，他如同一具没有思想的躯体跟着那个汉子穿过堆满铁皮制品的出厦门面，来到屋子里。屋子里光线很暗，谭渔一时不能适应，眼前一切都恍惚不清，连同在他面前不停地叙说的汉子。他在白铁匠的指点下坐下来，汉子朝里间喊道，小荣，给客人倒茶。

谭渔的眼睛慢慢地适应了屋内的光线，他听到里间响起了脚步声，恍惚中看到一位已经长成个子的少女从里屋走出来，在她的脸上透出了锦的影子。白铁匠说，这是荣，锦的妹妹。

谭渔没有听见荣对他说什么，只看到荣朝他笑了笑，扭着身子给他倒了一杯水。杯子里散发着白色的气体，那气体如同白铁匠的话语散布在空间，谭渔感到有些发冷，他的视线穿过屋内的阴影看到了洒满阳光的街道。街道的对面正巧有一家卖油茶和包子的铺子，这使谭渔产生了一种渴望，他想到阳光里去喝一碗油茶吃几个包子祛祛寒。他站起来对白铁匠说，你有生意，先忙，我出去走走，一会儿就回来。

也中，别走太远，他们可能一会儿就回来。谭渔起身往外走，他的食欲越来越强烈，在街上走了一会儿就在一家包子铺的小桌边坐下来。

谭渔感觉到包子和油茶完全没有了以前的味道。他坐在临时支起御寒的布棚下面，望着面前一座青色的楼房发呆。白色的雪花开始从空中零星地飘落下来，他不得不又一次把目光投向那个站在盛油茶的蓝色的大肚子细嘴巴暖壶边的中年妇女，并对她说，这里真是大同街吗？

街口不是写着牌子吗。

这里的房子呢？

啥房子？

那些带出厦的房子。

中年妇女笑了，你这人，你没看现在这里已经盖起了大楼？

以前住这儿的人搬哪去了？

千把口子，哪都有。

你知道有个叫汪丙贵的吗？

汪丙贵？不认识。

就是那个砸白铁的。

砸白铁的？哦，知道知道，有一年街里一家姓周的失火，把两口子都烧死了，他们留下两个闺女就是他收养的。那个时候，这闺女她爹和你说的白铁匠，都在街道的白铁社里上班，后来那个大闺女就嫁给了他儿子汪毛，对，他家就姓汪。

这我知道。

你是他家亲戚？

算是吧，不过我也好多年没来了，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这一街两边全是两层小楼。

那是，扒了六七年了。

你知道他们现在住哪里吗？

不知道，好些年了。中年妇女说着去应付两个新来的吃客。谭渔用手搓了搓有些干涩的脸面，而后慢慢地站起来，走出棚子。他发现飘飘扬扬的雪花正在慢慢地改变着眼前这条陌生大街的色彩，那条狭窄的，两边满是小楼的大同街仿佛已成了他从某部电影里看到的一个画面，迎风飘扬的幌子和拥挤的人群在他眼前的银幕上晃来晃去。就是这个时候，他在那画面里看到了锦，由于阳光的缘故，谭渔没有看清锦的面容，谭渔只看到锦那被阳光所包裹的身子，锦的身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幻化出来，是那样的清晰。

锦。

谭渔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激动而颤抖，在项县繁闹的大同街的空间里显得很虚弱，但锦听到了那声音，锦停住了脚步。谭渔察觉到锦在看到 he 时脸上奔过的惊慌，一卷纸从她的手里落下来。有一个长着三角眼的青年走过来弯腰拾起了那卷纸，后来谭渔才意识到这个人就是汪毛，可是当时谭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仔细看一看汪毛的样子，这么多年来汪毛留给他的只是一团模糊的影子，谭渔听到锦对汪毛说，你回去吧。

你哩，你咋不回去？

我不回去，我同学来了。她指了指谭渔说，我们去找同学办事。

汪毛看了谭渔一眼，从他身边晃过去。谭渔闻到了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一股生铁的气息，他心里不由打了一个寒战。谭渔看了一下汪毛的背影

说，他是谁？

锦没有回答他，锦的眼睛里积满了泪水，锦说，你不该来。

锦。

锦把脸扬起来，阳光下锦的面容有些苍白，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把头垂下来，她说，走吧，咱走。

谭渔茫然地行走在项县陌生的街道上，雪花在他的四周默无声息地飘落，匆匆而过的行人仿佛证明时光已接近午夜，一种飘游异乡的孤独感涌上了他的心头。锦，你在哪里？现在我来到了你的身边，你在哪里？谭渔在心里默默地叙说着，我现在是你的客人，却找不到客居的地方，锦，你在哪里？

雪已经肆无忌惮地白成了一片，项县陌生的建筑在谭渔沙沙作响的脚步里不停地抖动。谭渔在一条小街口的铺子里看到了一个身穿大红毛呢制服的姑娘，那姑娘图画一样挂在柜台后面痴痴地看街道里的雪。谭渔咽了一口唾沫走过去，说，请问，南关小学往哪走？

南关小学？画中人苏醒过来，她重复了一下谭渔的话，然后接着说，往东，看见路南那座白楼了吗？对，白楼，白楼东边的大门就是。

谢谢。谭渔忍不住对姑娘说了一句礼貌用语。在以往的日子里他很少用这样的语言对别人讲话，这使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浅薄。他一边往东走一边嘲笑自己，这场洁白的雪就是来净化我的灵魂的吗？出现在他面前的挂着南关小学牌子的大门使他突然想起他曾经在颍河镇小学度过的那十几年的教师生涯，想起了兰草和他的儿子。孩子们的喧闹声如眼前洁白的雪花蜂拥而至。他看到许多孩子在飞雪里奔跑，洁白的雪撒遍了校园里的角角落落，就像那片永不苍老的阳光，阳光如雪一样布满了谭渔的思想。他说，就是这吗？

锦停住脚步，回过头来看他一眼说，就这，吴艳灵一毕业就分到这学校里了。

还教音乐吗？

教，她们几个都教音乐，赵静在附小，雷秀梅在回小。他们一同穿过一条长长的砖铺甬道，甬道上满是雨天积下的泥块，冬日的树和两边的教

室都显得干涩无味。在第三排的某间教室里传来了琴声，一个女高音在琴声里悠扬地飘动，谭渔一下子就听出了那是吴艳灵的声音。在春季或夏季的早晨，谭渔往往站在二楼宿舍的窗子前倾听从楼下琴房里传出的琴声和歌声，那些他熟悉的曲子往往如同山间的小溪一样从他的耳孔里丁冬丁冬地流过，然后灌进他饥渴的脑际，这是他常常在早晨不去湖边写生的重要原因。寝室里空无一人，在四张上下铺铁床空当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图画，油彩的气味穿越谭渔的肺腑，涂染着他的某一种情绪。

就知道你在屋里。

谭渔没有听到推门的声音，在清晨的光辉里，他看到锦走进屋来。

锦说，你老是待在屋里。

我在等你。谭渔说，我一直在等你。

等我？

我想给你画一张像。

我也是。锦说，我也想给你画一张。

是吗？那就画。

谁先画呢？

谁先画都一样，反正一个缺不了，画与被画都一样。

谭渔笑了，他把锦让到窗前，在一张木凳上坐下来，自己退到床边支起画夹。我早就想给你画一张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就产生的想法，我每天都立在琴声里重复我的这个想法。

琴声？

是的，你听，琴声。

琴声和着酥甜的女高音在某个遥远的春的早晨从窗口灌进来。谭渔说，这是咱班同学唱的吗？

是，吴艳灵。锦回身对谭渔说，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去告诉她一声。锦穿过一排房子的阴影，在一间教室的门前停住，琴声和学生们的合唱声停止了，接着谭渔看到了从教室里走出来的吴艳灵。吴艳灵在夏季里常常爱穿一身白色的衣裙，她细细的身条如同梨花仙子在众多的目光里游动。现在的吴艳灵脱去了白色的长裙，臃肿的冬装仍遮不住她的秀气。吴艳灵在冬日的阴影里朝谭渔摆了摆手，然后他在锦的带领下又穿过两排教

室，在甬道的尽头停住了。

锦对谭渔说，她就住在这里。这是一间让谭渔羡慕的单身宿舍，一进去谭渔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芳香，那种芳香在冬季里很少能闻到。一道鲜亮的白底红花布帘把吴艳灵的闺房分隔成两半，布帘遮掩了许多让人怀想的秘密。谭渔在桌前坐下来，一幅摆在桌面上的吴艳灵的照片呈现在他面前，她那无与伦比的鼻梁和自然的鬈发再次使他想起春日某个早晨涌进他窗子里的琴声。那琴声使他感到一阵眩晕，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眩晕。他忙扶住路边的墙壁停下来，他扬起头，越来越稠密的雪花不停地落在他的脸上。这时他听到一阵铃声从飘雪中传过来，随后，孩子们就喊叫着踏着掺和了积雪的铃声往教室里奔跑。谭渔站稳身子，他看到一个头戴灰色线帽的女教师朝这边走过来，他迎上去清了清嗓子朝她说，哎，请问，吴艳灵在吗？

谭渔问完就愣住了，他透过飘扬的雪花看到了一个人的影子，尽管褶皱和迟钝几乎改变了她的面容，但他还是在相隔多年之后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他说，吴艳灵。

你是？

谭渔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那声音如刀子一样划过他的胸腔，他看到一个身穿白色衣裙秀色可餐的女子唱着他熟悉的曲子随着某个春季的轻风飘然远去。他说，你认不出我了？

有点面熟。

我姓谭。

姓谭？五柳镇的老谭吗？

不是，我是你师范的同学，谭渔，画画的。

谭渔？呀……谭渔！咋是你？走走走，上屋去。谭渔跟在吴艳灵的身后，感到她说话的声音就像一片枯干的树叶在冬日的树枝上摆动，那声音刺得他心痛。他跟着她来到一间房子里，这间房子又把谭渔带回到十多年前，只是一切显得陈旧而破败。由于家具的增加，房子的空间变小了，这间厨房与卧室并用的凝聚了吴艳灵部分生命的房间在这个飘雪的日子里显得更加阴暗。谭渔看到那道白底红花的布帘仍旧挂在那里，但已经肮脏不堪，一片又一片发黄的水痕使布帘仿佛被火烤焦了，生命的历程已达到了